卜少夫（1909～200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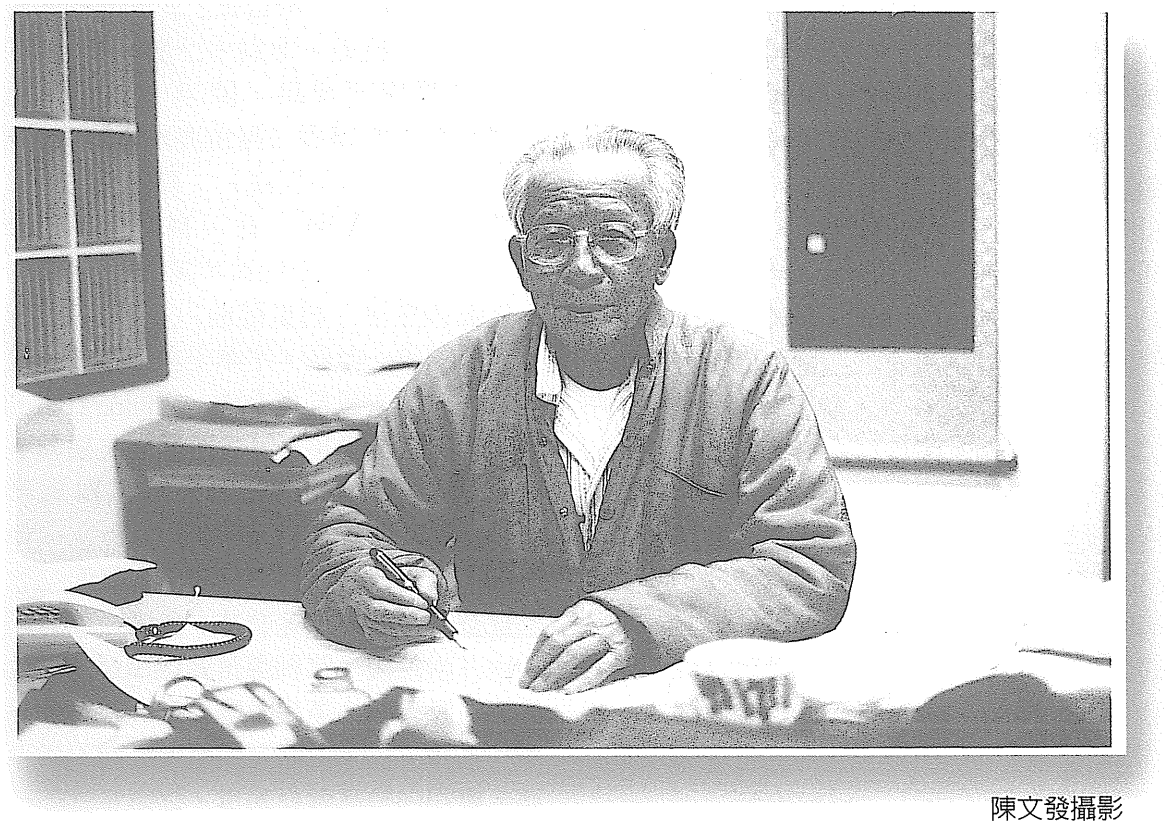
聚散一杯酒，江山萬里心，
好友情永在，風雨任飄零。……
讓我隨風逝去，讓我靜靜，
悄悄的消失罷！

——卜少夫〈向朋友們揮手〉

「人活下去，才有各種問題……」（引自卜少夫〈告別讀者〉）於是，罹患肺癌的卜少夫自行拔除氧氣及點滴鼻管，安然揮別人世，不知是爲了避免問題，還是爲了解消問題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四日上午十點三十分，資深報人、《新聞天地》創辦人兼社長卜少夫先生，於香港律敦治醫院病逝，享年九十三歲。十月號《新聞天地》的封面，是卜少夫坐在輪椅，高舉乾扁的右手，文案是「揮揮手祝福我的朋友」，他毅然決定結束出刊五十六年十個月的《新聞天地》，對於事業和生命，卜少夫都是瀟灑來去。

卜少夫先生，江蘇江都縣（今揚州）人，祖籍山東，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一日（清宣統元年五月初四日）生於鎮江。本名寶源，號潤生，筆名小夫、小芙、二在



陳文發攝影

（寓「人在江湖心在家」之意）、夏萊、王幸之、ＯＫ等，綽號卜五如（五如爲：揮金如土、好色如命、酗酒如泥、殺人如麻、視死如歸），齋名無梯樓，父善夫（名世良，別署桂實軒主人），業中醫，初懸壺於鎮江，後遷南京下關，兄弟六人：兄寶珊（毓瑚），三弟寶鼎（力夫）、四弟寶南（乃夫，號寧士，筆名無名氏）、五弟寶戊（早殤）、六弟寶椿（幼夫）。幼時讀於「南京下關基督小學」、「聖公會道勝學校」（又名聖公會小學），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（舊曆四月二十八日），父親五十歲去世，便自行改名爲「少夫」，弟弟們也跟著改名爲力夫、乃夫、幼夫。其後肄業於「南京益智中學」，並就學「上海吳淞中國公學」和「日本明治大學新聞科」，返國後一直在新聞界服務。

曾任嘉興《民國日報》、南昌《眞實報》、重慶《中央日報》編輯主任，南京《新民報》、中央周刊社、香港《立報》編輯，南京《扶輪日報》、南京《新京日報》採訪主任，印尼吧城《新報》香港特派員，香港《大公報》戰地記者，南美《天地新聞》發行人等職；並任江西怒潮劇社教師、上海復旦大學副教授、中國新專、香港聯合書院新聞系教授等。一九四五年創辦《新聞天地》雜誌，一九五一年發起成立香港《自由人周報》，一九六五年創辦《旅行雜誌》。爲「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」理事長、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，擔任聯合報香港特派員，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間，擔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，並榮任「香港出版人發行協會」永遠會長、「旅港蘇北同鄉會」會長、「台灣駐港記者協會」名譽會長及「中華航空公司」顧問等。

卜少夫先生採訪了半個世紀的新聞，可說是近代中國最富傳奇性的記者。他走過大江南北、跑遍世界各地，筆下人事皆能擲地有聲、切中時弊。

一九四五年偕好友陸鏗、樂恕人、丁中江等十一人，在重慶創辦《新聞天地》。《新聞天地》初爲月刊，後改爲周刊，一九四九年五月該刊遷至香港，一度增出英文版，從一九九三年四月又改爲月刊，之後每月一日出版，發行於香港、台灣地區，主要欄目有：《每周評論、《北京航信》、《紐約航信》、《美國航信》、《一笑專欄》等。此份時事性刊物在首創遵守獨立觀點的原則下，打出「天地間皆是新聞，新聞中另有天地。」的響亮口號，這也是一九四九年之後，「唯一舊出版之刊物」，創刊時，「基督將軍」馮玉祥，就寫了一篇抗戰到底的文章，尤其在香港方面普遍意見傾左的局勢衝擊下，《新聞天地》眞正的開闢出新聞自由的言論空間，並刊登內閣成員的文章、嚴苛指責時政，直言不諱的批判共產主義、無畏任何政治迫害、毫不畏縮的爭取公道、不留情面的口誅筆伐，因而轟動朝野，《新聞天地》更由此建立起公信力，也贏得了讀者的信任與支持。

卜少夫先生獨力撐持《新聞天地》，備歷艱辛，足證其爲人的忠貞、氣節。當他決定要結束《新天》時，他想到譚嗣同等絕命詩中的話：「當然我的決定怎可與他的愛國行動相比，不過有那種氣勢而已。主要在無愧無悔，所以可以對天大

笑。」卜少夫在〈告別讀者〉中說：「新天一路行程艱苦，卻讓我一人背負，使我爲《新聞天地》盡瘁一生，命運中不知是福是禍了。」也表示，《新天》雖有那麼悠長的歷史紀錄，卻未能建立它在經濟上的鞏固地位，以致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，後因徵詢李敖無意，也只好就此淡出。

卜少夫說：「《新聞天地》的歷史儘管絕非是一片坦途，但命運卻讓它成爲中國期刊史上最長命的一本刊物。」

「每個人都愛自己的缺點，我也愛我的缺點，所以我愛卜少夫。」這是與卜少夫結褵五十七年的徐天白女士，在〈我愛少夫〉一文中所寫。她常說：「丈夫，丈夫，一丈之外便不是我夫。」卜少夫常在外花天酒地，其「二在」的筆名即謂「人在江湖心在家」，他曾說自己：「好酒但不嗜酒，並非酒鬼；他好色但不迷色，亦非色鬼。」一九九六年十月，徐天白女士病故後，卜少夫在《星島日報》的專欄寫了數篇紀念她的文章，感念她「以無我精神，沒有自我」的犧牲和奉獻，字字情深意切、淒婉動人，並爲其作輓聯：「一丈之內一代完人一生無憾，十目視我十手指我十心愛我」，橫額是「讓我哭泣」，這些文章均收錄於《若有所思》一書中。

《中國時報》創辦人余紀忠在卜少夫九十嵩壽的讚詞說：卜少老有「四可貴」：一與國家共苦難；二與新天共風霜；三與四海皆兄弟；四與權勢分立場。文化界人士張繼高，曾在生前以內心有「四有」形容少夫先生的性格：一　、心中有國家；二、心中有朋友；三、心中有粉黛；四、心中有新聞感。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江素惠表示，少老生前是「沒有不敢寫的文章，沒有不敢批評的名人，也沒有不敢喝的酒」，而報人葉明勳的悼文，引清代詩人龔定盦詩句「亦狂亦俠亦溫文」爲題，概括了他豐富而多樣化的一生。

卜少夫的創作以雜文和報導爲主，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版處女作《日本面孔》起，繼有《日本軍閥專政史》、《人在江湖》、《經過陣痛》、《無名氏生死下落》、《出家在家之間》、《有語問蒼天》等數十種。曾主編《周榆瑞在人間》（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八二年）、《無名氏研究》（新聞天地社，一九八一年）、《二十世紀人》等書籍。此外，他預約了幾百位朋友先寫「悼念」文字，緣起於少夫先生有感人在去世後，親朋好友才寫紀念文章，他希望自己活著時可以看到這類文字，遂致函朋友，要求寫一點關於他的逸事，彙印成四冊《卜少夫這個人》，在遺言中，他還希望續出《卜少夫這個人》第五冊，以及他在《新天》連載了十五年的〈我心皎如明月〉專欄。

而後，卜少夫把在香港的藏書全部捐給了北京的「中國現代文學館」，其中很多是港版、臺版書，還有蔣中正的簽名本，館中現已建有卜少夫文庫，以念其在文化界中的不朽貢獻。

卜少夫先生具有眞性情，又明大是非，是「堅持在野觀點、不被腐化」的價值典範，其記者生涯也結合在《新聞天地》的堅持中，他確守職分際、服膺眞理，每每以「文化尖兵」自居，爲文樸直眞切，不作惡意攻訐，亦不逢迎阿諛、趨炎附勢，皆是言其所當言，寫其所當寫，並輔

以豐富的學識經驗，進行深刻而細膩的觀察，力求背景的了解，和公正客觀的詮釋。可謂「在大關大節之處，始終一貫維持其志節與風骨」。（余紀忠弔唁函）

一九六七年，香港暴亂，許多人紛紛避走他鄉，或遷居來臺，而卜少夫仍以反共文化戰線的使命自居，繼續在新聞工作上堅守崗位，報導現實情況、發出正義之聲，多所論及創造歷史的重要人物，和經世濟民的憂患時事，字字句句皆由深徹痛覺而來，更具有民族的意識人文關切，故其文章也正如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縮影。

「我將來會寫回憶錄，再發表『長流計劃』的內情，現在時間不適宜。」他所說的「長流計劃」，即是國共之間一段鮮爲人知的密使過往事跡。他一生熱愛民族、崇尚民主，在九十年代之前堅決反共，不斷呼籲中共大陸「經濟學台灣」，之後又在《新天》中嚴斥台獨，狠批李登輝。他平生最看不起三種知識份子：「識時務的投機取巧分子」、「無立場的憤怒理想分子」、「兩邊嫌的悲觀主義分子」，這也說明他「辨忠奸、講信義」的個性。卜少夫加入國民黨已逾六十二年，北伐時代曾在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工作過，對國民黨不僅有較深感情，而且有歷史淵源，往往能洞析新局：「今日的共產黨已不是過去的共產黨；今日的國民黨也不是過去的國民黨。」

對卜少夫而言，友誼、朋友永遠排在第一。「卜少夫先生追思會」在松山佛光道場舉行，由星雲法師主持佛教誦經儀式。來自港台的政界、新聞界人士甚多，包括中時報系董事長余紀忠、資深新聞記者陸鏗、新新聞社長王健壯、導演李行，以及前行政院長郝柏村、李煥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、前立法院長梁肅戎、前立委朱高正，國民黨中評會委員馬樹禮、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，均出席這場追思會。

《新聞天地》經歷了抗日、國共內戰、政府遷台、香港回歸、台灣變天多個歷史性的階段，卜少夫仍秉承其書生報國的一貫情懷，致力於促進中國和平統一，並在一九九〇年從事於「長流計畫」，對增進兩岸交往克盡心力，但，這股堅貞卓絕的歷史長流，將永遠停留於廿世紀。（張瑋儀）